

星期文库

北宋诗词故事之六

不兴苛求『马屁诗』

晏建怀

宋朝的皇帝，大都是自己创作一些诗歌，宋仁宗也不例外。

皇帝的诗，鉴于身份特殊，政治作用大于艺术追求，好诗往往乏善可陈，尤其是那些与大臣们的宴饮酬酢之作。不过，诗虽一般，但诗后有些故事倒也有趣。

仁宗晚年，经常召集大臣于皇宫御苑赏花、钓鱼、赋诗、饮宴，美其名曰“赏花钓鱼宴”。在“赏花钓鱼宴”中，仁宗曾作《幸后苑召宰执侍从台谏馆阁以下赏花钓鱼中觴赋诗》云：“晴旭晖晖夔苑开，氤氲花气好风来。游丝罥絮紫行仗，堕蕊飘香入酒杯。鱼跃纹波时泼辣，莺流深树久徘徊。青春朝野方无事，故许欢游近侍陪。”诗歌四平八稳而显老态，雍容华贵而无风骨，不过是应景之作。

然而，皇帝写了诗，部下们须依韵应和。当时，宰相韩琦、枢密副使欧阳修等大臣都有和诗，同题曰《和御制赏花钓鱼诗》。

其中，韩琦诗曰：“花簇香亭万朵开，珎輿高自九天来。轻阴阁雨迎天步，寒色留春送寿杯。仙吹彻云终缥缈，恩鱼逢饵几徘徊。曾参二十年前会，今备台司得再陪。”

欧阳修诗曰：“终阙晨霞照雾开，轻尘不动翠华来。鱼游碧沼涵灵德，花馥清香荐寿杯。梦听钧天声杳默，日长化国景徘徊。自惭击壤音多野，帝所赓歌亦许陪。”

其他大臣也皆有和诗。与宴者都是满腹诗书的槃槃大才，和诗一首，皆能轻松应对。但仁宗这首御制诗的韵脚是个“徊”字，灰韵，词组太少，又是当场和诗，临场竟然都想不起“徊”字除了“徘徊”字外，还能与何字组词，于是不约而同地照抄仁宗的“徘徊”入诗。结果，诗一交上去，仁宗都看傻眼了。

“赏花钓鱼宴”隙间，皇宫中掌俳优杂技的教坊优人(演员)照例出来娱乐逗笑，他们听到这个情况后，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创作了一个类似于小品的杂戏，戏中几人结伴去租房子，到了一处房屋，在堂前反复来回，旁边的优人问如何，他们回答说：“徘徊。”至后堂，又反复来回，旁人又问如何，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徘徊也。”这时，有人说了一句：“可则可矣，就是徘徊太多。”说完，一旁观看的仁宗到底忍不住了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而那些和诗的大臣，也跟着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。

应制之作，本就等同于逢场作戏，哪里会有什么杰作诞生，反而常常出产“马屁诗”。像明朝解缙，陪朱元璋在御苑钓鱼时，他钓到了鱼，朱元璋却一无所获，解缙便有《钓鱼诗》云：“数尺丝纶落水中，金钩抛去永无踪，凡鱼不敢朝天子，万岁君王只钓龙。”典型的“马屁诗”，但这会影响解缙的才名吗？过于求全，难免落入吹毛求疵的窠臼。

二伏的捞面

刘明礼

名，酱要炸得油汪汪的，肉丁要肥瘦相间，一勺酱下去，能把整碗面的魂儿都勾出来。天津卫则更实在，海河边的爷们吃面最讲究“四碟八码”，肉丝、香菇、花菜、木耳打卤，配上热菜清炒虾仁、糖醋面筋丝、韭菜香干(或香干炒肉丝)、摊黄菜(炒鸡蛋)，拌上黄瓜丝、胡萝卜丝、白菜丝、豆芽菜、青豆、黄豆等菜码，像把整个菜园子和河沿儿都端上了桌。天津人说话喂儿，吃面也喂儿：碗要大，码要全，面条要过三遍井拔凉水，吃起来才叫一个痛快。而到了河北乡间，就简单质朴多了，一碗过了凉水的白面条，浇上醋蒜汁儿，拌上焯水的豇豆角，便是最踏实的二伏味道。河北人不讲究花哨，可那碗面里揉着的麦香和汗水，一样厚重。

虽长年生活在农村，母亲却是个极重仪式感的人。她是三种吃法的调和者，捞面码儿里，既有河北的朴素，又有天津的实惠，偶尔也会学北京人摆个盘。而最拿手的，还是那盆豇豆花椒油卤。她把豆角用开水焯过，过凉水，细细切丁，加盐，最后热一勺花椒油，“滋啦”一声浇上去，满屋子瞬间

被那焦香霸占。那股子香味混着暑热里的水汽，一下子把门外的烈日都逼退了。后来日子渐渐宽裕，二伏面的花样也多了起来，可母亲还是守着那盆豇豆花椒油卤。

我如今住在北京城里，每到二伏，也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，自己动手擀一回面。面团在掌心里揉着，擀面杖在案板上滚着，时光便在那一揉一擀中悄然倒流。厨房里水汽弥漫，卤香在暑热中飘散，恍惚间，母亲还在身边，粗瓷盆里盛着井水湃过的凉面，父亲就着蒜瓣吃得满头冒汗。

其实，京津冀三地的二伏面，说到底是一家面，要不怎么能说是“京津冀一体化”呢！北京人讲究的是礼数，天津人看重的是滋味，河北人守护的是本分。可不管怎么吃，那碗面里揉着的，都是同一片华北大地上的麦子，同一条水脉浇灌出的筋道，同一种在伏天里寻找清凉的智慧。面码儿可以不同，吃法各有讲究，但端起碗来的那一刻，唇齿间的麦香是一样的，汗珠滚落时的畅快是一样的，对土地和亲人的念想，也是一样的。

节气流转，新麦的魂魄被揉进细细的面条里，二伏的面，早已不止是解暑的吃食。它是这片土地上共同的记忆，是母亲在暑热中支起的那片阴凉，是粗瓷碗里沉着的、代代相传的眷恋。那碗面里，揉着北京城的规矩、天津卫的利落、河北乡间的厚道，也揉着我们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闲出来的灵感

晨曦

晨起煮茶，茶烟绕着窗棂转，忽想起从前赶工的窘迫——想在日落前把短篇收尾，盯着屏幕两小时，却只敲出几行东拼西凑的句子，甚至不通逻辑。后来才懂，很多时候，急中生智的“智”，是为解燃眉的应付，算不得创作的灵感。心一慌，连基本的思绪脉络都抓不住，哪能织出有筋骨的构思？

读村上春树的创作谈，更觉这话在理。他写作三十多年，从不用“连轴转”标榜努力，反倒坚持“每天写四小时，剩下的时间绝对不碰笔”。他会去跑十公里，去逛唱片店，甚至蹲在厨房研究怎么煎出完美的荷包蛋。有人问他“不怕灵感跑掉吗”，他笑说：“灵感像猫，你追着它跑，它就躲；你坐下来歇着，它反倒会跳上膝盖。”反观他早年为生计赶写的通俗小说，正如他自己坦言：“慌慌张张写完，连人物前后性格都对不上，少了沉淀的味道。”

汪曾祺的灵感更藏在闲情里。他在《慢煮生活》里说，人总要有闲情逸致，写字累了就侍弄院里的花草，构思烦了便坐在藤椅上听戏。他说从前试过赶稿，急着把故事收尾，结果人物行事前后矛盾，自己读着都别扭。后来写《受戒》里的芦苇荡，索性去高邮乡间闲逛，看风吹过芦苇的弧度，听水鸟掠过的声响，那些鲜活的细节、顺理成章的情节，才在慢悠悠的观察里攒成文字。有人催他多写，他却摇头说，文字得像熬粥，文火慢炖才出香，急火煮不出绵密滋味，更煮不出顺理成章的构思。

其实，慢下来从不是浪费时光，是给灵感留歇脚的角落，给逻辑构思铺顺坦的路，更是给生活留足呼吸的间隙。唯有心不慌、意不躁，灵感才会带着生活的温度而来，让创作有筋骨，也让日子透出绵长的温润。

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都是诗人对荷花恰到好处的描写。风过处，荷香随风扑面而来，轻轻一嗅，仿佛醉了整个盛夏。

访荷

彩虹

和好友边赏荷花边拍照，她说，老家院子门口的池塘栽种着大片荷花，小时候每到夏天，便和小伙伴在池塘边折几片宽大的荷叶当帽戴，遮挡炎



世界很烦
但你要尽情可爱

●如梦令 林帝浣 画

炎烈日。“折得荷花浑忘却，空将荷叶盖头归”，等到一路蹦跳着回家去，折下的荷花却常常忘了拿。

接着好友的话，我说自己喜欢在夏日雨天看雨珠敲打荷叶，滴滴哒哒；待水珠越积越多，荷叶就撑不住了，哗啦，荷叶猛地一侧翻，满盘雨水全部倾入池中，溅起细碎涟漪。

聊得正嗨时，滴答，又一好友发来讯息，说正划着小船，徜徉在白洋淀的荷花海中，荷花伸手可摘，说原来李清照说的“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”，竟然是这般美好。我不禁想象着那场景，真想去亲身体会一次。